

心灵的火焰总不停燃烧，
在蓝色的湖边，
我像一只夏日的蝴蝶停落在青翠的草中，
又在傍晚的风中飞舞。

那时候，
你的眼神像清泉流入到我的每一根发梢。

李五月◎著

守你一辈子

中国戏剧出版社

守你一辈子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守你一辈子 / 李五月著. —北京: 中国戏剧出版社,
2003

ISBN 7-104-01850-6

I. 守… II. 李…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1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98425 号

守你一辈子

李五月 著

中 国 戏 剧 出 版 社

(北京市海淀区北三环西路大钟寺南村甲 81 号)

(邮政编码: 100086)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经销

北京天方印刷厂 印刷

120 千字 880×1230 毫米 1/32 开本 6.5 印张

2003 年 1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 000 册

ISBN 7-104-01850-6/I · 747

定价: 16.80 元

关于五月



李五月

KIKI

土生土长的北京小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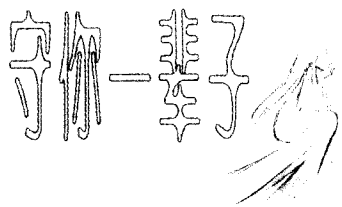
毕业于师大音乐系

出版作品《草莓实录 MV》、《实习班主任》、
《在你的无名指刻我的名》

内容简介

何家的一对龙凤双胞胎，在众人的祝福声中来到人世。这让何正鹏与张芳夫妇的生活，好似快乐的神仙找不到忧愁。可八个月后，儿子小东被确诊为脑瘫的消息，如一颗重磅炸弹把一个幸福的家轰得只剩碎片。为了给小东治病，何正鹏远走他乡却被害入狱。张芳带着脑瘫的儿子和无暇顾及的女儿小西，走上了一条艰苦的求医路。随着日月的走过，小西在妈妈那只有哥哥的眼睛里长大了。她和妈妈一样用一颗宽博的爱心，让哥哥快乐地生活着。老天好像一次次地和她开着玩笑，但总能被她的坚强破解。她知道自己永远不会放弃哥哥，不能离开这段生死相依的日子。所以，在爱与被爱、痛与快乐中，她感谢，感谢在这条风雨路上，

一直有你……



(一)

一年之中最冷的几天夹着雪花到来了，一切都好像结了冰一样。平安医院 302 病房里却是出奇的热闹，人们都在为何正鹏的一对龙凤胎而高兴着，大家用十分羡慕的眼神看着还很虚弱的张芳和两个长得不知有多像的孩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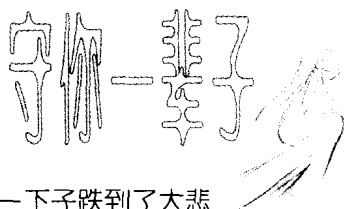
何正鹏也笑得合不拢嘴，他轻轻地亲在爱妻的脸上，激动地说：“你真棒，给我生了一对龙凤双胞胎，爸刚才说不让你上班了，你是家里的功臣，只要把他们两个带好就行，其他都交给我好了。”

屋里的人们都围着两个孩子说着很吉利的话，双方的父母更是高兴得将眼睛眯成了一道缝。张芳与何正鹏看着两个还在熟睡的孩子，不觉相视一笑。从医生断定是双胞胎开始，这种喜悦就从未停止过，直到这对龙凤胎相差两分钟地呱呱坠地，他们心中的水银柱也被热得冲破了底线。为了张芳和孩子的身体，何家长辈们一致要求她在医院多待些日子。所以三个月后，这对宝贝的龙凤胎才回到了自己的家中。何正鹏在家里就是独苗一棵，现在又添了一对长孙女，何家当然要大摆酒席来庆祝。因为何张两家住得很近，一个在胡同儿的东头，一个在西头，就决定给早出来

两分钟的哥哥起名叫何小东，那妹妹就叫何小西。

小东和小西在满月的时候，睁着大眼睛看着眼前走来走去的人们，小西马上就哭了，好像在抗议为什么有那么多人他们在他们面前不知在说什么地傻笑。不管妈妈怎么哄她，小西就是不给面子，她不像哥哥似的被人抱着一声都不哭，她用最响亮的哭声对抗着。张芳在丈夫和家人的劝说下，没有再回原来的厂子上班，全心全意地照顾着被人们送上太多祝福的小东和小西。其实，何正鹏一个人的工资和奖金足以让一家四口宽裕的生活了。又因为是人人羡慕的龙凤胎，何家一下子拿出一笔不少的钱奖励给张芳，还出钱请了保姆和她一起带孩子。何正鹏下班回来坐在孩子跟前就不想动了，看着两个如此相像又如此可爱的孩子，他除了笑，真不知该做些别的什么。

2
可事情的发展往往会有想不到的变化，小东和小西七个月时，两个孩子的明显不同引起了何正鹏及张芳的注意。以前他们就发现了小东的不对劲，他的眼睛不会像小西一样去找人或是找东西，对声音对玩具的颜色也没有任何的分辨。可他们一直以为是孩子还小，慢慢就好了，但小西的灵活与好动越来越衬托出小东的迟钝，张芳开始害怕了。当他们抱着两个孩子回到生产的医院，一个谁都不想承认的事实却真的摆在了面前。经诊断，小西不仅一切正常，还超出了同龄孩子的发展程度，但小东却被诊断为——脑瘫，而且发现得有些晚了。张芳抱着小东的手一下子就木了，要不是旁边的医生发现得早，小东就被掉在地上了。



何家人与张家人听到这个消息，从大喜中一下子跌到了大悲里，没人愿意接受这个已成的事实，没人愿意相信可爱的小东竟会是个脑瘫儿。最找不到感觉的要数张芳与何正鹏了，两人相拥而泣很久。看着眼睛里只是一潭死水的小东，张芳的心像被乱箭穿过般的痛。小东的爷爷经不起打击中了风，很健朗的一个人瘫在了床上。何正鹏与妻子几夜都没睡好觉，最后决定，为了让小东能好好地生活把家搬到一个没人认识的地方重新开始。他们在医生那里得到了希望，像小东这样的脑瘫儿，如果能坚持不懈地进行康复治疗，再配合用药和精心的照顾不是没有治好的可能，虽然这个机率是微乎其微。为了儿子，何正鹏从单位宽敞的楼房搬到了离市区较远的平房大院。也是从那时起，他们以前满是笑容的脸上再也找不到一丝的喜悦。

小东的病比他们想像的要严重得多，两年过去了，小西会自己和自己做游戏了，会自己和自己说话了，可小东还是老样子，除了能吃东西，其他的没什么进展。家里的钱花得差不多了，每月康复中心的物理治疗和那一大堆难叫出名字的药，已经让何正鹏快吐血了。双方的家长和身边的人们都劝他们放弃算了，可张芳却坚守着自己的诺言，一定要治好小东，哪怕他只会说些简单的话，会倚着拐杖行走也好。她不时会流泪的原因，还来自那听话又懂事的小西。在张芳心中小东占了绝大的部分，小西只是在她将儿子安顿好才会去看上一眼的。而小西却是出奇地乖巧，从会走路开始就没让妈妈抱过，每天她要做的就是拉着妈妈的衣角，和哥哥一起到康复中心进行治疗。哥哥在病房里被人摆来摆去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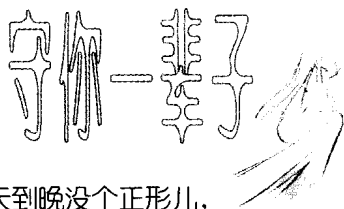
大哭着，小西就一个人安静地在屋外玩着玩具。张芳的头发一下白了好多，早已没有能力去请人帮忙，家里人又各有各的事，还住得比较远，所以家里的一切和两个孩子成了她的全部。

小西不到三岁就能帮着妈妈照看哥哥了，张芳做饭时就用绳子将小东绑在床上，小西会逗着哥哥玩自己手中那已经退了色的毛绒小狗。对于小西，张芳只能总说着对不起，她实在没有精神过多地去关心她。直到有一天，小西满脸虚汗地躺在床上，轻轻地说：“妈妈，您抱抱我好不好，我特别地冷。”张芳抱起从不给她添麻烦的女儿，摸着那滚烫的小脸觉得不对，用体温表一量，她不得不大叫着：“天啊！三十九度，怎么办？要是小西被烧坏了我该怎么办？”张芳没时间找到丈夫，就把小东用绳子捆在后背，抱起小西直奔了医院。还好没有什么大碍，打了针，输了液，又睡了一阵子，小西就退烧了。张芳正心疼着女儿因为自己的疏忽发了高烧，没成想小西醒来的第一句话就是：“妈妈，走，我和您带哥哥去治病。”张芳和在场的知情人都低头抹着眼泪，才三岁多的孩子就能说出这样的话真是太难为她了。

4

晚上，等孩子们都睡下了，何正鹏对妻子说：“家里没什么钱了，不能再向爸妈他们借，哥哥姐姐家里的负担也都不小，总不能老是求助别人。我想和六子去外面做生意，那样赚钱赚得多一点，小东的病才有救。”

张芳看着刚刚三十岁却已是皱纹深深的丈夫，心疼地说：“六



子虽说是和咱们从小一起长大的,可那个人一天到晚没个正形儿,和他干你有把握吗?”

何正鹏将妻子搂在怀里说:“应该没问题,我就是担心你,要照顾两个孩子吃不吃得消啊?”

张芳的眼泪又来了,忍着泪水说:“我没事,就是太对不起小西了,都三岁多了也不上幼儿园,她好像知道小东的病似的,一直听话得很,你说小西生下来是不是就为了照顾小东的?”

何正鹏叹了口气说:“我也心疼小西,可怎么办呢?小东更需要我们,等将来有一天小东的病好了,我们一定加倍补偿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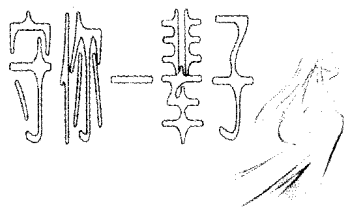
何正鹏在孩子们的睡梦中看着两张一样漂亮的脸,可儿子真的是个什么都不知道的脑瘫儿。小西的嘴角还带着甜甜的笑意,何正鹏用手指轻轻触着女儿的小脸,不停的在心里说:“好小西,爸爸不在的时候,你要帮妈妈照顾好哥哥,也要照顾好自己,千万别再生病了。”说完这些话,他不由得苦笑了一下,小西才三岁,哪听得懂这些话呢?可此时的何正鹏却有种很强烈的预感,他感到小东和小西这辈子注定分不开了。而小西为哥哥面临的困难绝不比他们少,也许还会付出更多。因为等他们都老了,如果小东还是这个样子,小西该怎么办?她应该不会扔下哥哥不管,那她所要面对的问题会有多少呢?她今后的人生之路会怎样呢?何正鹏想到这儿立即让自己停了下来,他不愿想,也不敢再想下去了,

他真的怕不想发生的事又再次发生。

一个星期后，张芳和两个孩子送远行的丈夫登上了南下的列车，小西拉着爸爸大声哭叫着，小东则耷拉着头，好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

接下来的日子，张芳还是每天抱着小东，拉着小西，走上五里路去康复医院。不坐公车有两个原因，一是车子太挤了，常常她抱着小东上去，小西就被挤在了车外；二是那需要换几趟车，车费也是一笔可以节省下来的开支。张芳看着女儿只是一直跟在自己的身边，从没说过累，从没让她抱过，一个三岁多的孩子每天要走这么长的路，真是让人怪心疼的。回到家，张芳会给小西买根冰棍或是棒棒糖。小西总会先递到哥哥的嘴里，让只会发愣的哥哥先吃上一口她才舍得吃。每每看到这样的场面，张芳就会摇头想：“小西真是老天派来救小东的，他们之间那种亲情是一般的兄妹间所没有的，这也许就是双胞胎独有的心里感应吧。如果他们俩都长大了，如果小东还是这个样子，她还会这样吗？还会和现在一样对待这个抢走了太多父爱和母爱的哥哥吗？”

何正鹏为多挣些钱，已经有两个春节没有回家了，只是每月写着信，按时邮寄着扣除生活费以外的钱。张芳用这些钱带小东奔走于各种治疗当中，刚刚五岁的小西就被妈妈改了生日送进了附近的小学。每天早上从家里拿些昨晚吃剩的饼子就一个人上学去了，中午自己回家吃着妈妈留在桌子上的饭菜。晚上边做作业



边哄着哥哥玩，好让妈妈去做饭。

最近，张芳心急的除了儿子那进展缓慢的治疗外，还有丈夫已经快两个月没有一点儿消息。小东在妈妈的照顾下已经能在床上爬了，眼睛中好像也有了一丝生气，在妹妹的帮助下他也能搭起一座简单的积木房子。在两个孩子生日到来的时候，小西得到了向往很久的红色长丝巾。她的头发妈妈是没有时间去管的，一年剪一回是很正常的事，从开始决定梳辫子起，她的头发就正式归自己支配了。没事时，她会站在镜子前为自己编着总是不成形的辫子，可不管多难看，她都不会去打扰正在给哥哥做练习的妈妈。当她终于在辫子上扎好那盼望已久的红丝巾时，忽然发现一直对颜色没有反应的哥哥，会随着那系着红丝巾的辫子眼神上下左右地移动，好像还对小西编的辫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小西听医生说要让哥哥多多动手，会帮助他刺激脑神经的活动。回到家，她拿着书和小凳子坐在哥哥的面前，让他为自己编辫子系红丝巾。小东还只是呆呆地傻笑，用很不灵活的手指和极不协调的动作翻动着妹妹的长发。他感觉不到痛苦，就死着劲儿拉着小西那些缠在一起的头发，揪得小西一直皱着眉，疼得直闭眼睛。

张芳心疼地说：“让哥哥自己活动吧，你这样妈会心疼的。”

小西只是微微地笑了笑说：“别的我帮不了哥哥，他对我的辫子感兴趣就让他玩吧。您知道吗？哥哥只要看见我的红丝带就很高兴，他不是大家说的什么都看不到，我知道他看得见我，一定

看得见的。如果我的辫子能让哥哥的手练得能自己吃饭，就是再疼我也愿意。”

张芳紧紧地把小西搂在怀里，看着儿子无比专注地拉着小西的头发，又听着女儿如此知心的话，她有种说不出的感动，也为自己那颗有些失望的心不停地打着气。连女儿都在为小东的不幸做着自己最大的努力，我怎么能放弃呢？

又是一个万家团圆的春节到了，大年初一，张芳刚把饺子端上桌，就迎来了派出所的民警和丈夫入狱的消息。几个月前，何正鹏因为被人利用将别人误杀致死，被判了无期徒刑，一个星期前才转到了这里的监狱。张芳那刚刚鼓气的希望被这突如其来的打击冲得没剩下什么。小东趴在床上，好像不关他的事一样自己玩着东西。可已经上了小学的小西却听懂了似的抹起了眼泪，可她不敢哭出声，因为妈妈够乱了，不想再给妈妈添上烦心的一笔。小西只好捂着嘴，让泪水顺着脸静静地往下流着。

8

几天后，张芳推着坐在轮椅上的小东，带着小西站到了丈夫的面前。一阵相视的心碎痛哭，张芳看着瘦得不像样子的丈夫说：“你在这里一定要好好改造，争取减刑，我和孩子们等你出来，咱们好好过日子。小东现在会说简单的字了，还学会了爬，学会了看东西和给小西编辫子，等你出来时他就会好了，你一定要好好表现啊。”



小西拉着爸爸的说：“爸，您放心吧，我会和妈妈一起照顾好哥哥的，等您回家了，哥哥就能和我一样跟您出去玩，我会好好听妈妈的话听老师的话，争取考100分让您高兴。”

何正鹏真是后悔得想死，听着妻儿的诉说，更让他快泪流成河了。探视时间马上就要到了，他在不得不离开时对妻子说：“今后家里一切都靠你了，小东的病治不了就算了，这么多年咱们也尽到责任了。如果你回工厂上班还是不够生活，就到孩子的爷爷家想想办法。我真是对不起你对不起孩子，可为了能有一天和你们团聚我会好好改造的，等我有一天能出去，一定用剩下的时间弥补我的过错，小西这么聪明，能让她念书就尽力让她念，她从小受的苦不少了。从今后你一个人挑起一个家真是辛苦，我……”此时涌出的泪水把何正鹏对妻子的愧疚之词通通淹没。

张芳带着两个孩子回到了家里，在丈夫面前说过的话让她为难了。她没有工作已经好几年了，就是找到了工作小东怎么办？如果不去工作，家里的钱已经花得没剩多少，难道真的去找家里人要吗？他们平时已经很照顾这两个孩子了，人家也要过日子的，怎么办呢？正在她烦得吃不下睡不着时，原来工厂的领导听说她的事，伸出了援助之手，工作问题解决了，孩子怎么办呢？双方父母年岁都大了，能照顾好自己就不错了，哪还有时间替她管孩子，尤其像小东这样行动有障碍的孩子。

因为张芳为人很好，住在一个大院的三户人家几年来相处得很融洽，一直都在互帮互助地生活着。和张芳家住斜对门的是个五口之家，姓赵，户主赵松是炼油厂的退休工人。他和老伴与大儿子赵德贤，大儿媳王春及孙子赵大江住在一起。这家人都是老老实实的本分人，赵松退休后在路口开了个修车的摊点，不为挣多少钱，只想图个事儿干。大儿子和儿媳都是炼油厂的工人，每天按时上下班，过着平平静静的日子。家里惟一的不安定因素就是比小西大两岁的赵大江，刚上小学就开始蹲班，整天有事没事的和别人打架，让全家人最为头痛。另外一家是儿子和儿媳都不在身边的老夫妻，两人都是一所重点学校的老师，快六十岁了，本该退休享享清福，可学校总会一次又一次地反聘着，不过杨老师和邢老师都决定，教完这届高三不管怎样也不能再教了，身体真的有些吃不消。

赵家和两位老教师，从知道张芳为小东治病而搬到这里开始，就一直默默地帮着这可怜的母子三人。谁想小东的病刚有些起色，何正鹏又判了这没头的刑。张芳的处境大家看在眼里急在心上，后来还是赵家老两口找到了张芳，说是在她上白班的时候孩子他们帮着带，杨老师也说，如果她上班回来晚孩子可以到他家里吃饭。张芳感动得要为两家人下跪，她想着，谁说福不双降，看着身边这些好心人，就又鼓起了再次向往美好生活的信心，她一定要把两个孩子好好地带大，一定要等到丈夫回家团聚的那一天。

(二)

日子就这样随着从春到冬，花开花谢地过着。有了两家人的帮助，张芳的日子没有了想不到的困难，只是坚持生活着。小西上四年级时，赵大江也蹲到了她的班里，一直就爱打架的大江从小西在一个班里后，就又多了一个打架的理由，为了小西不被人欺负，他经常会和别人打得满身是伤。

小东九岁了，他终于能自己吃饭自己洗脸。只是每天他都会等妹妹回来，坐在轮椅上为她编着辫子系上红丝巾，在他眼中好像只有妹妹那飘动的红丝巾，才是他的世界中惟一的色彩。对于儿子那慢慢长大的身体和只有两三岁孩子的智商，张芳经常在一个人的时候偷偷地抹着眼泪，她实在是心累了，可又实在不想放弃。这些年惟一值得高兴的就是小西那科科优秀的成绩，女儿在学习上的出色，让她总算有了个可以骄傲的理由。

小西生就一张娃娃脸，圆圆的小脸上一双大眼睛透着灵气，小猫似的圆鼻头，有些上翘的小嘴、粉囡囡的脸蛋让人看了就想亲上一口。可本该和她一模一样的哥哥，却因长期生病的折磨，脸慢慢地有些变了形，已经看不出他们是那对儿曾经被很多人羡慕的龙凤胎。

星期天是小西一周里最喜欢的一天，早早做好功课的她，在太阳照到门口时和大江一起把哥哥架到轮椅上，让哥哥也能闻闻太阳的味道。小西是那种用百分之五十的时间就可以把学校的知识学好的孩子，难怪家里总是说她一个人长了两个人的脑子，整个儿是个“小人精”。

三年级的时候，学校号召学生参加兴趣小组，小西学习好，长得又招人喜欢，唱歌组和跳舞组的老师一直想把她招到自己的队伍里。可当她听说参加唱歌组和跳舞组的学生要自己掏钱买服装和用品时，就歪歪嘴离开了老师们的视野。可按规定一定要报一个组才行，生物组要用周六和周日的时间，那当然是不行的，她还要帮妈妈给哥哥锻炼。书法组和美术组呢，颜料又太贵用不起。小西知道妈妈为了让自己能够上学，哥哥能够吃药，已经很拼命地工作了。她从不请假，即使累得发着高烧，依然带着个干馒头去加班，只为那很少的加班费。

12

小西在同学们眼中是最爱校的一个，因为不管什么季节，她常穿在身上的总是那两套校服。还开着玩笑和同学们说：“校服多漂亮啊，我都舍不得脱”。张芳最懂女儿的心思，哪个小姑娘不喜欢花花的裙子，可小西从懂事以来从没张口问她要过一件校服以外的衣服。那几件家里人和过年时朋友们送的衣服，她平时是舍不得穿的，总是把它们叠叠好藏在柜子深处，等每次去监狱看爸爸时才小心地穿在身上。



小西班上的同学们除了她都报了不同的小组，老师催着她快点选择，不然就要替她报名了。正在为报名的事发着愁，大江带来了个好的消息，他参加的武术队什么要求都没有，只要每周两次坚持到就行了。小西想都没想就让大江带她去报名，可大江又告诉她武术队里都是男生。小西摇摇头，拉着大江往武术队报名处跑去。从那时起，武术队里的一群傻小子中就站着小西这个唯一的女孩，好似绿叶中的鲜花显得格外地抢眼。练武术是件很苦的差事，一年下来组里三十几个人就剩下了十五个。当然小西没有走，她是那种选定了就要做到底的孩子。武术队的老师也很喜欢她，因为她那一招一式都是那么的尽心尽力，让人忍不住想多教她一些东西。

四年级下半学期各小组汇报时，小西和大江代表武术组的表演真是赢来了不少的掌声，同时她又因为评上市级三好学生而全校皆知。小西拿着三好生的证书想让妈妈下班回来高兴高兴，可妈妈晚上回来时她已经睡了，早上她醒来时妈妈就又上班去了。她先把证书塞在哥哥的手里，慢慢地告诉他这是一样什么东西。

练习有成效的小东用着力气，含糊不清地说：“妹，真棒。”

小西听着哥哥表扬着自己，高兴地拉着轮椅转了起来。看着外面的好天气，小西把哥哥推到了院子里，可小东指着门外乱叫着，好像要对妹妹说着出去。小西想着妈妈要很久才能回来，就把哥哥推到了路口晒着太阳，她四下里望着妈妈的影子，因为妈